

自我盜獵與選擇的文本真實

：從三部 228 紀錄片談起

閔宇經¹

摘要

從台灣四百年來的移民社會來看，如果不談二二八，就無法清楚呈現台灣省籍情結的起源，也無法理解台灣日後民主運動的發軔及國族/家認同的分歧。但在台灣談論二二八，以前始終是個禁忌，至今也仍須小心翼翼。當二二八從「書寫史學」走向「影視史學」、從「精英歷史」走向「大眾歷史」、從「實錄敘事」走向「虛構敘事」，更增添其真相理解的複雜性。

本文的主旨並不是去追究歷史的真相，因為對於不同的人而言，選擇相信的真相是不同的，我們選擇近年來三部的二二八紀錄片²：《傷痕 228》、《尋找二二八的沈默母親-林江邁的故事》、《春蟄驚夢-228 還原紀事》，分別引介柯林武德（Collingwood）、霍爾（Hall）等人的理論或概念，從歷史社會學、集體記憶、文本的消費/詮釋/解碼，去探討這種因為立場而刻意選擇片段理解、與片段相信的自我催眠，以及自我盜獵與選擇的文本真實觀點，可能才是一種普遍的真實。同樣地，當我們「觀看」這篇論文時，盜獵、選擇、協商與對抗的機制也同時自我實踐與運作。

關鍵字：文本盜獵、解碼、文本協商、霍爾、228 紀錄片

¹清雲科技大學中亞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本文所欲嘗試討論的主題及引介的理論概念均十分複雜及龐大，實難在短短篇幅中相互顧全，感謝論文評論人，惟所有文責自負。

²本文所引用的三部 228 紀錄片文本分別是《傷痕二二八》，「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與「公共電視」共同製作發行，49 分鐘；《春蟄驚夢-228 還原紀事》，國民黨，72 分鐘；《尋找二二八的沉默母親--林江邁》南方家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40 分鐘。為行文方便，以上三片分別簡稱《傷痕》、《還原》、《尋找》。

壹、楔子：柏拉圖的洞穴人

柏拉圖有一個非常有名的穴居人的故事。住在洞穴裡的人永遠背對著洞口，在穴居人與洞口之間，有一堆火，因此這些穴居人唯一能看到的，就是在洞底牆上閃爍的影子。在無法得知更多的情況下，他們以為這些**影子是真實的事物**，雖然，**真實**的事物實際上存在於洞外那更廣闊的**光明世界**中。根據人類知識的這個模式，信賴五官**感覺**往往導致人類走向錯誤。相反地，如果人類依賴**理性**，就能**避免錯誤**。更特別的是，柏拉圖說，理性使我們相信，在我們依感官所經驗到的這個世界以外，存在著一個理想的世界(楊智傑譯，2005：32)。

究竟社會現實(或真實)到底是什麼？如何形成？Adoni and Mane 提出了「客觀真實」(objective reality)、「符號真實」(symbolic reality)、「個人主觀真實」(subjective reality)³的說法(翁秀琪，2007：114-115)。如果把這三種真實相類比穴居人的故事，從「光-火-影」的轉換過程(製碼/解碼)，則「客觀真實」是存在於洞外那更廣闊的光明世界(光-影)，但往往人類是透過自主自處的感覺(位置)而非理性，去消費/詮釋/解碼「客觀真實」，將「客觀真實」變成一種「個人主觀真實」(火-影)。

於是乎我們理解到，人類對於日常生活的認識與理解，都是一種「可能性的」理解，尤其進入到符號與媒體的時代以後，這種理解更是進入一種「再現的」(representation)理解⁴，「根據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論者的觀點，只有透過特定的文化脈絡才能為物質世界製造意義。這有一部分得藉助我們所使用的語言系統(例如寫作、演說或影像)來完成。因此，物質世界只能透過這類再現系統獲取意義，也才能被我們所『看見』。也就是說，這個世界並不是再現系統的反射而已，我們的確是透過這些再現系統為物質世界建構意義。」(陳品秀譯，2009：32)

二二八，一個已經「過去的」歷史，如何被「現在的」我們所認識呢？

³客觀真實(objective reality)，不容置疑的真理，不須驗證也驗證不來；符號真實(symbolic reality)，以符號來描述的真實，例如以文學、藝術或藉媒介來表達，所呈現的真實，這是站在傳播者的角度來看待的真實；個人主觀真實(subjective reality)，個人對真實的了解與信仰，多半得自社會情境及媒介的建構，而形成個人「腦中圖畫」，這是從閱聽人的角度來看待真實。(翁秀琪，2007：114-115)。

⁴我們用文字來了解、描述和定義眼見的這個世界，我們也用影像做同樣的事。所謂的「再現」(representation)就是使用語言和影像為周遭世界製造意義。(陳品秀譯，2009：32)

貳、歷史是什麼：過去事件的再現重演？

一、書寫與精英的歷史

歷史是什麼？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1889-1943）從歷史的認識論角度提出了「**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的觀點，成為二十世紀西方影響最大的歷史哲學家之一。柯林武德所欲建立的歷史「其範圍包括整個人類的過去，其方法為透過批判的分析和解釋，而從文字記載的文獻和非文字記載的資料中重新建立起人類的過去」。（陳明福譯，1992：280）更進一步來說，柯林武德認為：「**歷史就是過去的思想在歷史家心中的重演**」（陳明福譯，1992：304）那歷史又當從何處著手？柯林武德認為歷史當從證據的解釋著手，證據係指那些被稱作文獻的東西，文獻是存在於這裡而且現在之物，歷史家藉著考慮這種東西而得以解答所他提出的有關過去事件的問題。對歷史學家而言，的確存在許多有關證據的特性以及證據係如何而被解釋的難題。只是不管歷史家對這些難題將作怎樣的答覆，畢竟他們會同意：歷史研究的進程或方法，本質上即在於解釋證據。（陳明福譯，1992：291）

另外，克羅齊（Benedetto Croce，1866~1952）指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克羅齊指出「當代」是對歷史做出敘述時所出現的一種思考狀態。這種思考無疑是思想的現實化和歷史化，並通過思想的歷史化進而發現了歷史學的真諦所在，即：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因為所述事件時間上不論其多麼遙遠，實際上它卻牽涉到眼前的需要和情況。

柯林武德與克羅齊的觀點似乎歧異，但本質或許相同，即湯恩比所言的：政治是歷史的現在時態。嚴謹的考證、書寫、解釋向為史學界所宗，但是史學家如何將過去人類全景式的生活透過文字呈現在今人的眼中呢？「詭異的是：不管強調用什麼『方法/途徑』，即隱含著結構本身的限制」，從史學研究者的詮釋主體出發，歷史極易變成「政治的歷史」與「精英的歷史」，就算可以呈現常民生活文化，也成為史家的史學，而非大眾的史學。

二、影視與大眾的歷史

柯林武德（Collingwood）這種傳統史學「實錄敘事」的典範受到挑戰，傳統客觀主義史學所指稱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客觀歷史「只存在於我們的頭腦中」...等概念受到質疑；一九八〇年代（1988年），Hayden White 海登·懷特在《美國歷史評論》發表〈書寫史學與影視史學〉⁵(*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ophoty*)，使得「影視史學」成爲一種新的歷史典範。

有人質疑「影視史學」是一種「虛構敘事」。「如果說『實錄敘事』是依賴文字以反映歷史，則『虛構敘事』是以影像或聲影，借助聲音、光線、畫面和蒙太奇等手法來表現過去，此外，前者以具體確鑿可靠的史實敘述往事，後者則透過藝術的方式，透過虛構與想像，概括與提煉事件，塑造典型化了的人物，以再現歷史。」(張廣智，1998：102)針對這種質疑，懷特認爲：「專著性的歷史論文其建構或『塑造』的成分並不亞於歷史影片」，「每件書寫的和影視的歷史作品一樣，必須經過濃縮、移位、象徵、修飾的過程。」

影視史學是否代表大眾史學是可以再討論的，其對歷史事件的詮釋與再製，也多出自於菁英之手，但可以確定的是，觀眾可能是較多元或者說多數的，從書寫的到影視的歷史，文本的多元化可能也說明的歷史消費的大眾化趨向。

三、無「法」爭辯的結構？

從書寫與精英的歷史過渡到影視與大眾的歷史，典範（本體論、認識論、詮釋主體、過程、對象、方法、結果、影響...）的轉移並未損及歷史對「真實」的要求。可是只要有典範的存在，就意味著人類的思維必須有其不可討論「硬核」⁶（hard core）--基本的結構或者互動溝通的立基點存在，否則根本無法形成言說討論時的「相互主觀性」（intersubjectivity）⁷，但結構本身或許就不是「真實」的。

例如 228 事件，明明是發生在 1947 年 2 月 27 日緝煙血案所引發的事件，爲

⁵書寫史學，指的是口傳的意象以及書寫的話語所傳達的歷史；影視史學，指的是透過視覺影像和電影話語所傳達的歷史。(張廣智，1998：5)

⁶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1922-1974）認爲「科學研究綱領」中，硬核（hard core）是研究綱領的基礎理論，它是不受經驗檢驗的陳述或命題組合，是基礎理論不容反駁的部分，如果遭到反駁整個研究綱領就受到徹底追摧毀。(轉引自黃光國，《社會科學的理路》，台北，心理，2001。)

⁷相互主觀性（intersubjectivity）指的（是個人對一個概念表示的現象或事件，或對一個或多個敘述的概念關係，所達成的共同一致。(謝高橋，《社會學》，巨流，台北，1989：47)

何不叫 227 事件呢⁸？曾慶國（2010）在《二二八現場：檔案直擊》就提到：

反過頭來說，陳儀為什麼不採用「二二七」，而用「二二八」，「二二七」與「二二八」有何不同？它分別又代表何種意涵與史實？依發生的時間點來看：二月二十七日晚是事件的引爆點，到二月二十八日上午就擴大起來了。

依事件的本質來看：二月二十七日外省人毆打並槍殺本省人，而二月二十八日是反過來，外省人被本省人毆打並傷害。

依處理的立場來看：二月二十七日官府欺侮弱勢的小市民，而二月二十八日可視為民變，或反政府的叛亂。

歷史的今天，當社會各界（包括受難家屬），各類文本普遍接受「228 事件」名稱的本身時，或許很諷刺的是如曾慶國（2010）所說：「二二七與二二八的命名不同，不只是名稱符號不同而已，它牽涉到對整個事件的看法，以及處理的態度與方法的不同。直言之，陳儀把它命名為二二八，就認定它是一件暴民暴亂、反政府的叛亂事件。政府出兵平亂、捕殺參與叛亂首要人物…等動作，就師出有名。」

歷史的「真實」，早在「228」還是「227」這一點上？就已經開始了永無止境的「正義」之爭了。

參、文本的產製：詮釋或扭曲

一、結構的神話

我們如何認識理解歷史呢？一般大部分的庶民只能透過「言說」與「文本」，此時「文本」變成我們認識過去歷史的集體記憶。不管文本是經歷「書寫與精英的歷史」或「影視與大眾的歷史」的產製過程，這種猶如 Hall 所論的「文化迴圈」，牢不可破的鑲嵌在記憶深處，結構的本身先驗地決定了歷史的存在，形成不同的結構--不同的神話。

在「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與「公共電視」，約在 2005 年 6 月發表《傷痕二二八》後，張倩瑋（2005/06/30）在〈新台灣新聞週刊〉⁹上說明導演鄭文堂的

⁸史學家林衡道在口述中就直稱為「二二七事件」，他說：「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晚上七點半左右，專賣局的查緝人員在延平北路查緝私煙，因故與民眾發生衝突，造成民眾一死一傷，此即所謂『二二七事件』。」（中研院近代史所，口述歷史，第二期，一九九一年二月一日）

⁹張倩瑋，〈當來的正義 鄭文堂戲說傷痕二二八〉，〈新台灣新聞週刊〉，2005 年 6 月 30 日，

想法：

《傷痕二二八》紀錄片一開始，由畫家吳松明飾演的中國版畫家黃榮燦正手握著筆刀以熟稔的技巧雕畫著二二八事件期間，軍民對峙的場景，在幽暗的燈光與特寫鏡頭的引導下，彷彿開啟時光隧道，帶領觀眾回到一九四七年的台灣。

全片由黃榮燦的版畫揭開序幕，鄭文堂說，黃榮燦的版畫是唯一紀錄軍警以制式暴力鎮壓民眾、開槍射擊的影像，而在拍攝這段場景時，鄭文堂描述自己都起了雞皮疙瘩，讓他心裡滿是無法以言語表達的微妙感觸，…

同樣地運用版畫、槍決、老照片、受訪影音…，在敘事結構上 2006 年 2 月 28 日國民黨發表全長 72 分鐘《春蟄驚夢--228 還原紀事》紀錄片。片中使用多位 228 受難者家屬或見證人，例如廖德政、廖德雄（父親為廖進平）大明報記者蕭錦文、當時台籍師範生張永福、國府接收人員蔣君宏、嚴雋泰（嚴家淦之子）、陳重光（陳澄波之子）、張安滿（張宗仁之子）、黃金島、陳明忠、多位學者…等人論述，其建構的觀點（主要結構）遭質疑的地方主要有：¹⁰

楊渡在「還原二二八」影片中主要呈現幾個觀點：一、光復後台灣人歡欣鼓舞迎接「祖國」；二、二二八不是外省人欺負本省人；三、二二八是統治階級欺負被統治階級；四、二二八是偶然事件；五、二二八是國共內戰延續，是「紅色二二八」；六、二二八當時本省人與外省人語言不通。

2006 年 12 月 18 日，台北市文化局發表《尋找二二八的沈默母親—林江邁》紀錄片，約 40 分鐘由台北市文化局委託作家楊渡拍製及監製的紀錄片隨贈的小書〈林江邁的故事〉（楊渡親撰，收錄於該片 DVD 附贈小冊）中寫道：

二二八的紀錄與研究已經非常多了，走進圖書館，我們不難看見整一排牆壁的檔案與文書。但總體來看，有兩個段落是空白的。一個，是當年那個引爆二二八的導火線—賣菸婦人林江邁。她的生命，彷彿一個謎團。（南方家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www.mass-age.com））

另外，《尋找》一片開始先以當時台灣光復後發行的第一本雜誌〈新新雜誌〉中所描述的通貨膨脹、販賣私煙的大社會背景，隨著鏡頭的轉換，以第一人稱說

第 484 期，檢索時間：2010.08.10，檢索網址：新台灣新聞週刊網站
<http://www.newtaiwan.com.tw/bulletinview.jsp?period=484&bulletinid=22239>

¹⁰陳曉宜等，〈「還原 228」疑中國贊助〉，2007 年 2 月 28 日，檢索時間：2010.08.10，檢索網址：自由時報網站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7/new/feb/28/today-fo2.htm>

道：¹¹

2006年8月我開始研究二二八事件的資料，看了一夜的文件，我感到非常疲憊，在這些史料裡，我看不到任何一張純真美麗快樂或栩栩如生的面容，好像他們全都已經消失在時間的長河裡，真正成為歷史了…

每次說起二二八，總要回到1944年2月27日的那個黃昏，一個賣煙的婦人被打傷，引發全省大暴動，但歷史彷彿一直有一個空白，那個婦人到底是誰？她從哪裡來？她到哪裡去了？…有沒有可能我們只把她當作一個人來看待，一個阿嬤、一個母親、一個女人…

整體而論，面對一個大歷史的敘事架構，《傷痕》欲傳達如下印象：¹²

查禁私煙其實只是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線，實際上，台灣人對「祖國」的政治制度與社會現況不了解，行政制度多有缺失，且軍紀欠佳，政治參與和待遇也不盡公平；另外，不當的管制政策，使物價高漲，失業率極速攀升，種種情緒積怨在民眾心裡，逐漸形成一股不滿政府的暗潮。對「祖國」的高度期望演變成令人哀慟的「二二八事件」，或許隨著時間的流逝逐漸在台灣人民的心中淡忘，但相對於受難家屬、對於國家而言，卻是永遠無法磨滅的傷痛，在歷史留下一道永久的印記。

導演鄭文堂「認為，面對昔日悲劇，在民主化轉型的過程中，應找出元兇並給予符合台灣民情的懲罰，讓受難家屬得到正義，對歷史做個交代。」¹³則《傷痕》恰如其分地將這種原初、共同的記憶傳達出來。

從敘事結構上看，不同於《傷痕》所論，《還原》要論述的是「元兇直指當時的台灣行政長官陳儀，讓蔣介石誤判情勢，以為共產黨作亂，才會派兵到台灣」¹⁴、「二二八事件不是族群衝突，是『官逼民反』」¹⁵，導演揚渡希望「二二八不應該是仇恨的結果，而是傾聽、瞭解的開始。不僅是傾聽臺灣人的心聲，也傾聽大陸近代大歷史的悲劇與流離的心境，因此而互相瞭解，互相友愛。但願二二八是我們學習寬容、慈悲、智慧的開始。」¹⁶

¹¹ 《尋找二二八的沉默母親--林江邁》(2006年12月18日發表)，南方家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40分鐘。

¹²張倩瑋，〈當來的正義 鄭文堂戲說傷痕二二八〉，〈新台灣新聞週刊〉，2005年6月30日，第484期，檢索時間：2010.08.10，檢索網址：新台灣新聞週刊網站 <http://www.newtaiwan.com.tw/bulletinview.jsp?period=484&bulletinid=22239>

¹³ 同前註。

¹⁴ 蔣志薇，〈國民黨 228 紀錄片 元兇直指陳儀〉，檢索時間：2010.08.10，檢索網址：TVBS 網站 http://www.tvbs.com.tw/news/news_list.asp?no=vivi20060301002859

¹⁵ 李劭儒，〈春蟄驚夢 228 馬：概括承受責任〉，檢索時間：2010.08.10，檢索網址：中時電子報 <http://blog.udn.com/koalaxul4/190788>

¹⁶ 揚渡，〈國民黨中常會上演說〉(2006年02月22日)，檢索時間：2010.08.10，檢索網址：

《尋找》是訴諸一個平凡尋常女性的生命敘事，希望能夠超越 228 所賦予的歷史、政治、族群、階級等神聖命題，「如果我們還要說到 228、我們能否回到人們最初的原點，只說說人的生命、記憶、故事，以及他們的情感…」，後半部重點置放在林江邁的女兒林明珠與外省女婿曾德順不離不棄的生命故事，「然而沒有人想到林江邁會把女兒嫁給一個外省人…」，《尋找》企圖勾勒出「仇恨是可以和解的--族群融合」的意象。

二、集體記憶的盲思

Baumeister 和 Hastings (1997) 在研究「集體記憶的扭曲：團體如何討好與欺瞞自己」時，相當系統性地整理出集體記憶的七種運作機制：1. 選擇性遺漏 (selective omission)：選擇性的遺漏令人不悅的事實；2. 捏造 (fabrication)：創造不實的記憶；3. 誇張與潤飾 (exaggeration and embellishment)：把某些歷史事實的片段拆解 (blow up) 進團體的主要神話中，以誇大祖先行為的正面和重要性；4. 連結或分離 (linking versus detaching)：事件通常具有多重起因，將焦點放在其中一個、而忽略其他，就能讓事件的詮釋出現偏倚，而且不需竄改事實即可達到目的；5. 怪罪仇敵 (blaming the enemy)：藉由歸咎敵人或對手，來降低自己的罪責，把自己的罪行解釋為只是對敵人的回應而已，甚至將責任完全推給敵人；6. 歸咎環境 (blaming circumstances)：歸咎環境，以使自己要負的責任降到最低；7. 文脈框架 (contextual framing)：大部分的歷史事件包含複雜的因果網絡，而集體記憶則傾向化繁為簡，尋求簡單的詮釋；藉由選擇哪一組因果來強調，人們可以把事件置於特殊的背景中以迎合團體的自我形象。(轉引自翁秀琪，2000：9)

在「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與「公共電視」，約在 2005 年 06 月發表《傷痕二二八》後，張倩瑋 (2005/06/30) 在〈新台灣新聞週刊〉¹⁷上說明導演鄭文堂的想法：

這部描述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影片，不同於紀錄片給人的刻板印象，它少了受

<http://tw.myblog.yahoo.com/jw!3RxCNGiRGB4XGuqBj9TmgQJm/article?mid=303>

¹⁷ 張倩瑋，〈當來的正義 鄭文堂戲說傷痕二二八〉，〈新台灣新聞週刊〉，2005 年 6 月 30 日，第 484 期，檢索時間：2010.08.10，檢索網址：新台灣新聞週刊網站

<http://www.newtaiwan.com.tw/bulletinview.jsp?period=484&bulletinid=22239>

害者或受難家屬口述歷史的鋪陳，而多了戲劇性的表現，會有這樣的呈現方式，導演鄭文堂說，「比較容易看」，戲劇讓觀眾較易進入時空的轉換，而對於完全不了解二二八歷史的年輕人，也較容易接受。

透過紀錄片的方式，鄭文堂只想把時間序交代清楚，若非研究台灣史的學者，一般人對二二八的了解多是經由片段的歷史故事拼湊而成，甚至把發生的原因簡單地化簡成外省人與本省人的衝突，所以鄭文堂認為有必要清楚地敘述時間點與原因，讓觀眾能了解最終為何演變成抗爭…

李道明（2005年8月）認為《傷痕二二八》為歷史影片，而不說它是歷史紀錄片。¹⁸

主要是因為這部影片刻意避免傳統歷史紀錄片利用資料影片與當事人或學者的訪談來建構內容的形式，反而在以史實為根據的情況下，利用reenactment（重演）的方式去建構有關二二八事件來龍去脈的歷史解釋。…當然，《傷痕二二八》也絕非是docudrama（紀錄劇）或劇情片，因為它的「故事」仍是來自有依據的史實，而非虛構出來的。

這部影片的「史實」主要是依據已出版的歷史文獻、史料傳記、官方機密檔案，經過製作單位將相關資料綜合整理後，以戲劇重演的方式，將一些人在當時觀察到或經歷過的故事建構出來，以堆砌出二二八事件的一些歷史狀態。

早在拍攝《還原》之前，揚渡曾在2006年02月22日國民黨中常會上演說指出：¹⁹

二二八不是神話，是一場真實的歷史。它不應該有任何禁忌，也不應該再成為『「臺灣人的神話」、「外省人的原罪」了。

為什麼我們未曾傾聽當年已經來台的外省人的聲音呢？今天臺灣研究二二八的人，彷彿只有一種聲音，卻忘記了臺灣人也曾是暴動的發動者、加害者。在二二八的歷史裏，本省、外省都有受害者。如果事情只有一種面向，歷史怎麼會有真實？和解？應該是一種互相傾聽、互相瞭解的過程，而不是單向的。

關於《尋找》一片的拍攝方式，記者陳曉宜（2007年2月28日）等引述台北市文化局解釋²⁰：

¹⁸ 李道明，〈從《傷痕二二八》反思歷史影片的敘事〉，228會訊，2005年8月秋季號，檢索時間：2010.08.10，檢索網址：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網站，http://www.228.org.tw/newsletter_content.php?id=4&qcid=48

¹⁹揚渡，〈國民黨中常會上演說〉（2006年02月22日），檢索時間：2010.08.10，檢索網址：<http://tw.myblog.yahoo.com/jw!3RxCNgiRGB4XGuqBj9TmgQJm/article?mid=303>

²⁰ 陳曉宜等，〈議員批馬「造史」 曲解228〉，2007年2月28日，檢索時間：2010.08.10，檢索網址：自由時報網站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7/new/feb/28/today-fol.htm>

為了讓觀眾深入淺出了解林江邁一家人的生活，全片以一名大學女生的角度進行探索，並佐以適當客觀的劇情演出，並無不妥。事實上，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與公共電視也曾以戲劇方式拍攝二二八紀錄片「傷痕」。

從這一刻起，代表著 228「歷史的真相」自此走入「集體的記憶」層面，需要再度被詮釋理解，而不同的結構敘事自我決定述說著不同的神話。其實《傷痕》、《還原》、《尋找》三片，全非嚴謹的紀錄片，如同美國歷史學者羅森史東所說：「歷史紀錄片能讓我們看到過去的影像、事件，但我們在銀幕上看到的其實並不是事件本身，也不是事件的經歷、或身歷其境的人所真正見識到的事件，而是那些事件中經過選擇的影像，被影片製作者安排成一個段落，以便講某個特定的故事、或提出某種說法的結果。」相關人士的訪問，戲劇性的表現...再再回應著 Baumeister 和 Hastings 研究集體記憶的扭曲的七項運作機制：1.選擇性遺漏、2.捏造、3.誇張與潤飾、4.連結或分離、5.怪罪仇敵、6.歸咎環境、7.文脈框架。

當羅蘭·巴特提出的「作者已死」(death of the author)、「讀者誕生」(birth of the author)的概念時，即意味著在歷史的真相上，紀錄片文本的產製者早已經「提前」進行各種「拼裝」²¹ (bricolage)、反拼裝、挪用 (appropriation)、再挪用、改變、重新配置影像...等遊戲。歷史的真相經由文本盜獵²² (textual poaching，或譯文本侵入)改變了共同記憶的內容，那誰來扮演上帝之眼呢？或許誰來都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吧！

三、霸權典範的對抗轉移

翁秀琪 (2001) 從二二八事件出發，觀察媒體如何形構二二八的集體記憶。她發現主流媒體對於二十年前的事件報導出現選擇性的遺漏現象。對於美麗島事件人物的詮釋與建構，因為政治情勢的改變，當時的「叛亂犯」成為目前政治上的台面人物，所擁有的集體記憶詮釋權力遠大於二十年前的狀態。集體記憶和國

²¹ 拼裝 (bricolage)，字面上的意義是「將就使用」(making-do)，或用手邊拿得到的任何東西來拼湊自己的文化。這個詞彙源自於人類學家李維史陀(Levi-Strauss)，後由迪克·何柏第(Dick Hebdige)等文化理論家延伸使用。(轉引自陳品秀譯，《觀看的實踐：給所有影像世代的視覺文化導論》台北，臉譜，2009：85-86。

²² 文本盜獵 (textual poaching)，直接改造既有影像或文本的活動，用德塞圖 (Michael de Certeau) 的術語來說就是將原來的影像作品重組改編，甚至製作出各種衍生故事情節等等。(同前註，頁 88。)

家認同的部分，隨著時間轉變，單元的中國、祖國觀，逐漸過渡到「一中一台」或「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最後轉化成「沒有族群界線，不分本省外省」等論述族群融合的概念。這當中看見建構集體記得社會行動者因為時空推移，政治情勢的轉變，對於二二八事件中的行動者的詮釋與詮釋權力的轉變，從政治犯轉變成爲民主法治代言人；同時國家認同的位移也反映在媒體報導之中，但是國家機器透過媒體操控民眾對於國家與族群的認同策略，卻是和二十年前如出一轍，並無不同。

同樣地，從《傷痕》、《還原》、《尋找》三片，共同的戲碼或許在放下仇恨、「縫合」「傷痕」，但從《傷痕》的「懲治元兇、尋找正義」、到《還原》的「還原事實、尋求真相」、最終至《尋找》的「超越彼此、和解共生」，片如其名的呈現出「文化迴圈」結構深層的權力（意識形態）論述，呼應台灣政治社會文化共伴發展的過程，不斷地透過政治賦權（political empowerment）予以轉碼（trans-coding），造成歷史從來只能被主流霸權所解讀；其結果，事實雖然多元，但真相永遠未明。

肆、文本的消費：協商與對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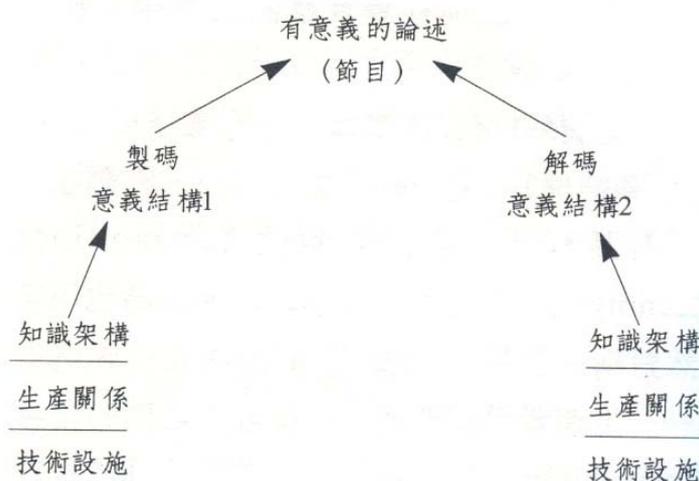
影像本身除了和製造者相關外，至少還包括兩個元素：1.觀看者如何詮釋或體驗影像，2.影像是在什麼脈絡中被看見的。產製者或許能夠創造影像文本，但是無法完全掌握觀看者會在他們的作品中看出哪些意義。「德圖塞將讀者/作者、製作者/觀看者之間的關係，視爲企圖佔有文本的一場持續性鬥爭--一場爭奪文本意義和潛在意義的鬥爭。」²³阿圖塞（Louis Althusser）認爲「影像解讀」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再現」（representation）過程。不過在阿圖塞那裡，「意識形態」並不是指馬克思所指稱的自爲意識或自在意識之類，而是「在任何時候，當某社會文化或文化脈絡裡的某個東西被以某種方式認爲是『天生』時，它就是一種意識形態」。因而「意識形態」在影像消費這裡，毋寧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種經驗世界的想法與參考架構。

讀者/觀看者的潛在意義（意識形態）立場如何決定文本意義呢？在《Encoding and Decoding》書中，霍爾曾提出三種可能的解碼立場的假設，藉此解構媒體論

²³同前註，頁 88。

述的製碼機制：(陳儒修、郭幼龍譯，2001：315；張君玫譯，2001：106-107)

- 1.主流稱霸的立場(dominant hegemonic position)：閱聽人直接而且完全接受他從媒體中所獲得的訊息，完全按照製碼的意義進行解讀，在主流的符碼中操作他的解碼程序。霍爾將之稱為「完全透明的傳播」。
- 2.協商的立場(negotiated position)：閱聽人採取了包含適應與反對的混合態度，這種立場承認霸權定義的合法性，可是卻又會在有限的層次上創造自己的規則。閱聽人一方面將事件的主流定義擺在優先地位，另一方面確保留權利進行更多更有利自己立場的協商。
- 3.反對的立場(oppositional position)：閱聽人將訊息中的優勢符碼完全解構，並以不同的參考架構重新加以解釋、重新整體化(retotalize)。



【圖 1】解碼/製碼流程圖

資料來源：Hall 1980:130

在優勢霸權解讀 (dominant-hegemonic reading) 裡，消費者無條件接受製造者傳遞的訊息；協商解讀 (negotiated reading) 裡，消費者只接受優勢中某些面向而拒絕其他面向；對立解讀 (oppositional reading) 消費者全然拒絕某一文化產物的優勢意義，其可能形式不只是不同意該訊息，甚至還會刻意忽視。

霍爾的製碼與解碼的模式，使議論的焦點從意識形態決定論，轉向多元主義，甚至是意識形態的競逐論(contestation)，文本雖然是支配意識形態的產品，也具有某種特定的優勢意義，但是讀者是否能接受特別意涵，則與讀者在社會體系中的位置，或是讀者所擁有的文化財有關。(胡芝瑩，2001：157)

《還原》、《尋找》二片未嘗不是針對《傷痕》所作的協商與對抗之後，另闢一種敘事紀錄的風格與觀點，在此我們看到了霍爾提出三種解碼/解讀立場的具體呈現。例如：

對於最早發表的《傷痕》乙片而言，後續的《還原》提供了同一大時代的另一種觀點，這種觀點或許可以在揚渡於 2006.02.22 國民黨中常會演講上的主要論點上略窺其端倪：²⁴

為什麼是「還原」呢？因為，它被賦予了太多扭曲的形象與意義。它已經變成政治符號，是「外省人殺本省人」是「外來政權的壓迫」。最後變成一個魔咒，而失去它原有的面貌。

揚渡在演講中並提出了五個重要的問題(意識)，分別是：1. 為何在此時此地？2. 這是在臺北發生的事，為什麼演變為全台暴動？3. 這些群眾如果是自發的，非組織的，如何組織起來，成為集體行動。這是很實際的問題。有誰開始組織他們嗎？4. 二二八到底死了多少人？5. 是我一直問，但無法得到答案的問題：二二八當時，外省人有沒有死亡，死了多少人？他們去那裏了？揚渡要突顯的事：總之，二二八不是神話，是一場真實的歷史。它不應該有任何禁忌，也不應該再成為「臺灣人的神話」、「外省人的原罪」了。²⁵

對於《尋找》一片，受難者家屬阮美姝女士在 2007 年 2 月 9 日自由時報上發表〈二二八紀錄片／林江邁的真真假假〉²⁶乙文表示：

林江邁女士於二二八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導火線而不是禍首，此次文化局補助出版《尋找二二八的沈默母親—林江邁》紀錄片，完全忽略事件爆發之前的民怨與衝突的真實原因，對於當時的政經社文條件毫無著墨。失去了歷史縱深的論述，無法作為歷史解釋之根據。要還原真實的林江邁女士，就不能避談二二八事件發生的真正原因，如果缺乏面對歷史的勇氣，反而只是讓林江邁女士面貌更形模糊，讓紀錄片所強調要「以小市民、女性觀點呈現的二二八歷史」，變成一種捏造扭曲的虛假故事。

另外，《尋找》乙片公開發表後，2007 年 2 月 28 日自由時報上，可以看到

²⁴揚渡，〈國民黨中常會上演說〉(2006 年 02 月 22 日)，檢索時間：2010.08.10，檢索網址：<http://tw.myblog.yahoo.com/jw!3RxCNGiRGB4XGuqBj9TmgQJm/article?mid=303>

²⁵ 同前註。

²⁶ 阮美姝，〈二二八紀錄片／林江邁的真真假假〉，自由時報，檢索時間：2010.08.10，檢索網址：自由時報網站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7/new/feb/9/today-01.htm>

該片糟受質疑的是²⁷：

片中林明珠只說自己有端著盤子在賣煙，從頭到尾都沒說出母親林江邁被打傷的詳細經過，都是當時目睹的記者周青在說，為什麼？因為林明珠當時僅十歲，且根本不在現場，馬英九卻惡劣的利用林明珠現在住在眷村，與丈夫相依為命的窘境，要她出來為馬造史，聲稱二二八事件是語言不通，不是族群衝突事件，是國共內戰延續，不是國民黨願意這樣，聲稱二二八時台灣人也是暴動發動者，是外省人的加害者。

《還原》一片最常被質疑的是「動機不單純」、「懷疑中國贊助」²⁸；《尋找》一片也被質疑「以文化之名為自己打造總統【編按：指馬英九】之路的『假面具』」²⁹。在紀錄片本身的產製消費的協商與對抗之外，又多了動機論的「位置」與「立場」的協商與對抗。

「位置」與「立場」何來？阿圖塞指出：它總是被「召喚」（interpellation）出來的，也就是說意識形態對徵募我們擔任它的作者和本質主體，「召喚意指一種過程，個體經由此一過程組織而成為社會的主體。（李延輝等譯，2009：654）」用跨界的語言來說，我們有著什麼樣的經歷、歸屬什麼樣的族群、支持哪一個政黨…，什麼樣的政治社會化過程與結果，就決定了我們觀看的「位置」與「立場」；如此說來「位置」與「立場」也與集體記憶有關。

伍、結論

霍爾提出的三種可能的解碼立場，讓我們理解文本產製與消費時可能情形，但實際上可能更為複雜。陳明珠（2002）曾指出：「閱聽人的解讀位置既主動、亦被動，主、被動皆是閱聽人的一體二面，在媒體再現的機制中，閱聽人既是接收的主／客體，亦是詮釋解讀的主／客體，整個感知接收的過程不是單面向的，而是多面向交織交融所產製的意義解讀，是有關媒體再現的內容、內涵、文本產製者的敘事，與閱聽人身份、國族、黨派、種族、膚色、性／別、年齡、階級、在地、經驗、教育、思想、價值觀等認同，交互相融的結果。」從認同的角度而

²⁷陳曉宜等，〈議員批馬「造史」 曲解 228〉，2007年2月28日，檢索時間：2010.08.10，檢索網址：自由時報網站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7/new/feb/28/today-fo1.htm>

²⁸陳曉宜等，〈「還原 228」疑中國贊助〉，2007年2月28日，檢索時間：2010.08.10，檢索網址：自由時報網站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7/new/feb/28/today-fo2.htm>

²⁹同陳曉宜等，〈議員批馬「造史」 曲解 228〉註。

論，這種解讀與協商其實是閱聽人作為「主體」一再被「召喚」的結果，進而言之，每一次的「召喚」其結果可能更進一步深化了主體位置背後所具有的結構特性，因此紀錄片生產者經由「文本盜獵」產製的霸權文本，希望消費者完全認同的想法，往往因為文本消費者自我片段選擇（協商或對抗）的結果，反而加強鞏固其既有認同與立場。

再回到結構本身而論，經由「文化迴路」不斷運作的結果，對於二二八，已經不在純然是「從書寫與精英的歷史過渡到影視與大眾的歷史」主種典範（本體論、認識論、詮釋主體、過程、對象、方法、結果、影響...）的簡單轉移，它已經高度鑲嵌進社會文化結構，變成一種可以/必須操作與實踐的「集體記憶與儀式」。夏春祥（2000）從集體記憶與儀式的概念分析平面媒體。其中他發現新聞在二二八事件中的報導之上，有個儀式性的行為，對二二八的主題有機械式的重複，每年到了二月二十八日，相關的活動舉行，新聞也有相關報導，社會不斷重複提起這個記憶，媒體也因而不斷複製，這裡夏春祥認為新聞儀式是一種單調、重複以及形式化的意義。另一種儀式性表徵，反映在媒體論述之上同時新聞媒體詮釋二二八事件時，也會透過神聖性的論述，對二二八的「悲情」刻畫已經成爲一種絕對神聖的論述內容，但也因為重複內容，使得神聖性庸俗化。他也指出新聞媒介的角色不只能留在傳遞訊息，更重要的是它形成社會思維、討論的共同機制，不再是由政治權力獨大，而有多元的論述權力進入討論、協商形成社會基礎內涵。（夏春祥，2000：314）當二二八從一元走向多元權力的論述時，也意味著「客觀真實」、「符號真實」與「個人主觀真實」三者漸行漸遠。

從歷史到政治，從神聖到世俗...當二二八落入到集體記憶的團體協商時代，就像是翁秀琪（2000）所說的：「團體記憶會以多重方式進行系統化扭曲，以維護團體的正面形象。有時，團體會像極權政體竄改歷史一樣蓄意扭曲；有時，他們只是把事實美化而已。無論扭曲者的動機為何，接收者的角色也一樣值得注意。由於人們總愛去想自己團體好的一面，因此當真相與討好團體的說詞同時披露時，討好團體的說詞比較容易被理解、記憶和複述。」太多「異化」與「疏離」之後的二二八[編按：係指脫離原來應討論的基點]，是否代表著《傷痕》難以弭平？真實難以《還原》？正義難以《尋找》呢？

二二八的「真相」應該隨著時間的流逝、更多文件/文獻的解密公佈而越來越清楚，但是「事實」卻在各方主體的召喚、不同立場的協商與解讀下越來越模

糊。

參考書目

一、中文資料

楊智傑譯〈2005〉，Ian Mcleod 著，《法理論的基礎》，台北，韋伯。

翁秀琪〈2000〉，《集體記憶與認同構塑—以美麗島事件為例》，2000年中華傳播學會論文。

〈2001〉，〈集體記憶與認同構塑—以美麗島事件為例〉。《新聞學研究》68：117-149。

陳品秀譯〈2009〉，(Marita Sturken and Lisa Cartwright 原著)，《觀看的實踐：給所有影像世代的視覺文化導論》(Practices of Looking: An Introduction to Visual Culture)，台北，臉譜。

陳明珠(2002)，〈媒體再現與認同政治〉，中華民國傳播學會期刊。網路下載點

http://ccs.nccu.edu.tw/UPLOAD_FILES/HISTORY_PAPER_FILES/330_1.pdf

陳明福譯〈1992〉，柯林武德(R.G.Collingwood)著，《歷史的理念》(The Ideal of History)，台北，桂冠。

張廣智〈1998〉，《影視史學》，台北，揚智。

黃光國〈2001〉，《社會科學的理路》，台北，心理。

謝高橋〈1989〉，《社會學》，台北，，巨流。

曾慶國(2010)，《二二八現場：檔案直擊》，台北，台灣書房。

胡芝瑩(2001)，《霍爾》，台北，生智。

夏春祥(2000)，《媒介記憶與新聞儀式—二二八事件新聞的文本分析(1947-2000)》。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博士論文。

陳儒修、郭幼龍譯(2001)(Robert Stam 原著)，《電影理論解讀》，台北，遠流。
李延輝等譯(2009)(Anthony Elliot and Bryan S. Turner 原著)，《當代社會理論大師》，台北，韋伯。

張君玖譯(2001)(John Storey 原著)，《文化消費與日常生活》(Cultural Consumption

and Everyday Life) , 台北 , 巨流。

二、外文資料

Baumeister, R.F. and S. Hastings(1997). Distortions of Colective Memory: How Groups Flatter and Deceive Themselves, in Pennebaker, J.W., D. Paez and B.

Ellwood , Charles A.(1935) *Social Problems and Sociology* , New York : American Book Company , p.18。

Hall S.(1980) 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S. Hall, D. Hobson, A. Low and P. Willis(eds) Culture, Media, Language. London: Hutchinson.

Rime (eds.) (1997) Collective Memory of Political Events: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pp.277-293. Mahwah,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Publishers.

三、網站（影音）資料

阮美姝，〈二二八紀錄片／林江邁的真真假假〉，自由時報，檢索時間：2010.08.10，檢索網址：自由時報網站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7/new/feb/9/today-01.htm>

李効儒，〈蟄驚夢 228 馬：概括承受責任〉，檢索時間：2010.08.10，檢索網址：中時電子報 <http://blog.udn.com/koalaxul4/190788>

李道明，〈從《傷痕二二八》反思歷史影片的敘事〉，228 會訊，2005 年 8 月秋季號，檢索時間：2010.08.10，檢索網址：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網站，

http://www.228.org.tw/newsletter_content.php?id=4&qcid=48

張倩瑋，〈當來的正義 鄭文堂戲說傷痕二二八〉，〈新台灣新聞週刊〉，2005 年 6 月 30 日，第 484 期，檢索時間：2010.08.10，檢索網址：新台灣新聞週刊網站

<http://www.newtaiwan.com.tw/bulletinview.jsp?period=484&bulletinid=22239>

蔣志薇，〈國民黨 228 紀錄片 元兇直指陳儀〉，檢索時間：2010.08.10，檢索網址：TVBS 網站

http://www.tvbs.com.tw/news/news_list.asp?no=vivi2006030100285

揚渡，〈國民黨中常會上演說〉(2006年02月22日)，檢索時間：2010.08.10，
檢索網址：

<http://tw.myblog.yahoo.com/jw!3RxCNGiRGB4XGuqBj9TmgQJm/article?mid=303>

陳曉宜等，〈議員批馬「造史」 曲解 228〉，2007年2月28日，檢索時間：
2010.08.10，檢索網址：自由時報網站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7/new/feb/28/today-fo1.htm>

陳曉宜等，〈「還原 228」疑中國贊助〉，2007年2月28日，檢索時間：
2010.08.10，檢索網址：自由時報網站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7/new/feb/28/today-fo2.htm>

《傷痕二二八》(2005年6月發表)，「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與「公共電視」
共同製作發行，49分鐘。

《春蟄驚夢--228 還原紀事》，(2006年2月28日發表)，國民黨，72分鐘。

《尋找二二八的沉默母親--林江邁》(2006年12月18日發表)，南方家園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40分鐘。